左傳經世鈔

左傳經世鈔卷之二

寧都魏　禧冰叔評點
夏邑彭家屏樂君參定

宋督弑殤公

宋華父督（杜宋戴公孫）見、孔、父、之、妻、於、路。（婦人只以不輕見人為第一義慢藏誨盜冶容誨淫聖人見之熟矣）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豔。（練句妙抵人十數語有將來現在過去三節在〇美者其質也豔者其光也人物之尤者必有光氣動人三字遂為後世賊美人之傭）二年。春。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弑殤。公。（記曰諱而不誅質沙以亡督殺大司馬取其妻即不弑君罪殺無赦殤公陽容而隱圖之誅督不過一力）

（士事耳怒而不誅何為也哉機事不密當斷不斷犯此二者以當亂臣安得不弒〇丘維屛曰陽容而陰圖之此大作用也殤公猝然聞此怒自難遏機自難密非有積日遲久泄家謀而取害者蓋公怒督懼弒殤公皆一日事故春秋書於戊申日下非異日而先後以書也）君子以督爲有無君之心而後動於惡故先書弒其君（【林】據弒君在殺孔父後而經書弒君及孔父故云〇此等語左氏最有手眼項羽殺卿子冠軍而弒義帝之兆已見亦如此）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杜】殤公以隱四年立十一戰皆在隱公世）民不堪命孔父嘉（【杜】嘉孔父字）爲司馬督為大宰故因民之不堪命（后羿因民弗忍距太康于河奸雄亂國未有無所因而能成者然則治奸之道在自謹其因而已）先宣言曰司馬則然（先宣言以搖眾心然後殺大臣而無後患後世奸雄每如此）已殺孔父而弒殤公召莊公（【杜】公

（子馮也隱三年出居于鄭）于鄭而立之。以親鄭。以郜大鼎賂公。（杜郜國所造器也）齊陳鄭皆有賂。故遂相宋公。（督為相也）

孔之達曰吾觀孔父身為大司馬不能導君以正至十年而十一戰身握兵柄曾無耳目腹心至華督殺已而不知可謂義智俱昧雖身死君難亦何益哉○禧按杜云孔父稱名者內不能治其閨門外取怨於民身死而禍及其君

彭家屏曰穆公屬殤公于孔父而不及華督意督此時即以公子馮為奇貨可居馮雖居鄭未嘗一日忘

之特俟民不堪命相時而動耳故欲立馮不得不弒殤公欲弒殤公不得不先殺孔父其算預定豈因殤公之怒而後弒之哉孔父顧命正卿與國休戚豈有無故攻而殺之而奪其妻尚得晏然自已乎其必弒殤者勢也蓋先剪其羽翼而隨及之耳傳曰督有無君之心而後動於惡其旨微矣

曲沃伐翼

初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大子。命之曰仇。（求杜條晉地大子文侯也意取於戰相仇怨林穆侯七年戰條）其弟（仇之弟）以千畝之戰生。命之曰成師。（杜桓叔也西河界休縣南有地名千畝意取能成其衆○周宣王三十九年王與姜戎戰於千畝而穆侯又生子）師服（杜晉大夫）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夫名以制義。義以出禮。禮以體政。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聽。易則生亂。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杜自古有此言）今君命大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杜穆侯愛少子桓叔俱取戰以為名所附意異故師服知桓叔之黨必盛於晉以傾宗國故因名以諷諫○按命名亦是偶然之意

（遂為氣機先兆二子初生非必便有愛惡也師服亦私語未嘗諷諫）惠之二十四年。晉始亂故封桓叔于曲沃。（今山西聞喜縣【杜】惠魯惠公也晉文侯卒子昭侯元年危不自安封成師為曲沃伯）靖侯之孫欒賓傅之。（【杜】靖侯桓叔之高祖父言得貴寵公孫為傅相）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林】天子至尊得建立公侯伯子男五等諸侯之國也）諸侯立家。（【林】諸侯位卑但可立卿大夫之家）卿置側室。（【杜】側室眾子也得立此一官）大夫有貳宗。（【杜】適子為小宗次子為貳宗以相輔貳）士有隸子弟。（【杜】士卑自以其子弟為僕隸）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有等衰。（崔【杜】庶人無復尊卑以親疏為分別也衰殺也）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禮所謂別上下定民志也）今晉。甸侯也。（【林】甸服之諸侯）而建

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惠之三十年。晉潘父弒昭侯而納桓叔。不克。（林 是時桓叔欲入晉晉人、發兵攻桓叔敗還歸曲沃）晉人立孝侯。（杜 昭侯子）惠之四十五年。曲沃莊伯伐翼。（杜 莊伯桓叔子翼晉國所都○今山西翼城縣東南十五里古翼城是）弒孝侯。翼人立其弟鄂侯。鄂侯生哀侯。（林 莊伯弒孝侯晉人攻之莊伯復入曲沃晉人立孝侯之弟郤為鄂侯鄂侯以魯隱五年奔隨其年秋王立鄂侯之子光于翼是為哀侯）哀侯侵陘庭（林 翼南鄙）之田。（此時尚欲侵人田耶凡衰亾之君多貪昧如此者）陘庭南鄙啟曲沃伐翼。三年。春。曲沃武公伐翼。次于陘庭。（林 魯隱公十年晉哀侯三年曲沃莊伯卒子稱立是為曲沃武公凡師再宿為信過信為次○按武公數宿陘庭者以待南鄙之應久宿而翼侯不知者以南鄙人為之覆匿也）韓萬御戎。

梁弘爲右。（杜韓萬莊伯弟也御戎僕也右戎車之右）逐翼侯于汾隰。（杜汾水邊）驂絓而止。（林哀侯之騑馬結于木而止）夜獲之。及欒共叔。（杜共叔桓叔之傅欒賓之子也身傅翼侯父子各殉所奉之主故并見獲而死〇按曲沃武公弒哀侯晉人立其子小子侯桓公八年武公弒小子侯次年遂滅晉其冬王命立哀侯之弟緡于晉莊公十六年武公伐緡滅之盡以寶器賂周僖王王命武公為晉侯）

陸粲曰晉之亂始兆封於曲沃非兆於命名謂名足定禍福是委巷之言耳於卜偃之論畢萬亦云〇按此論亦正然機有先見於此者如以仇以僑如名子自是古人失處可鑒也

彭士望曰左傳每於骨肉愛憎偏至處寫出極大禍害提醒警切此大學齊家所嚴戒於好惡之辟也

（分定四排四送一不送看他變換安頓何等錯綜左氏每如此）

齊侯送姜氏于讙

齊侯（僖公）送姜氏。（文姜）非禮也。凡公女嫁於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以禮於先君。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于三國中間揷、入、天、子、一、段、妙、）亦上卿送之。於天子。則諸卿皆行。公不自送。（又插此四字顯出齊侯非禮妙○昏禮雖天子而公不自送者昏姻之始男女之合父子之際所以自遠於嫌也）於小國。則上大夫送之。

繻葛之戰

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王桓王鄭伯莊公○鄭朝王不禮又奪其政亦自致之）秋。王以諸侯伐鄭。（先宜以辭責之舉兵亦太遽）鄭伯禦之。王爲中軍。虢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衞人屬、焉、周公黑肩（杜周桓公也）將左軍。陳人屬、焉。鄭子元請爲左拒、（杜子元鄭公子拒方陳）以當蔡人衞人。爲右拒。以當陳人。曰陳亂民莫有鬬心。若先犯之。必奔。（所謂攻瑕則堅者皆瑕也春秋時多用此法）王卒顧之。必亂。蔡衞不枝。固將先奔。既而萃於王卒。可以集事。（孔尚典曰吳陸抗與晉楊肇對壘抗曰吾嘗慮夸兵不練若敵攻營必先此處即夜易夸兵皆以精兵守之果大敗肇若桓王能出此則子元之所

（以爲勝乃其所以敗矣）從之。曼（萬）伯（【杜】檀伯也）爲右拒。祭仲足爲左拒。原繁。高渠彌。（二人鄭大夫）以中軍奉公爲魚麗（離）之陳。（入○字○）先偏後伍。伍承彌縫。（簡○而○盡○）（【杜】司馬法車戰二十五乘爲偏以車居前以伍次之承偏之隙而彌縫闕漏也五人爲伍此蓋魚麗陳法）戰于繻（須）葛。（鄭地）命二拒曰。旝（古外切）動而鼓。（【杜】旝旃也通帛爲之蓋今大將之麾也執以爲號令【林】旝動則各鳴鼓以進軍○陸元朗曰旝亦作檜建大木置石其上發機以磓敵）蔡衞陳皆奔。王卒亂。鄭師合以攻之。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王亦能軍。（【林】雖敗猶殿而不奔）。祝聃請從之。公曰。君子不欲多上人。況敢凌天子乎。苟自救也。社稷無隕多矣。（射王中肩尚作如此語眞老奸可笑處曹操偏獻帝殺伏后乃欲爲周文王誰謂大奸不）

（愚耶○丘維屏曰司馬懿誅曹爽而促送帳幔大官食具詣行在此時尚只誅爽未便無魏帝也司馬昭哭高貴鄉公亦且見成濟非己指使應有如此舉動也鄭寤生則引自救二字若爲己認罪遂爲己文惡因而并見己爲君子不敢凌天子是即就犯天子處竊蒙君子較曹瞞以不爲天子爲文王情尤可惡讀左氏克段入許繻葛三傳即寤生影圖不是過暗中摸索知是寤生一人左傳之妙如此）夜鄭伯使祭足（㊟即祭仲之字）勞王。且問左右。（㊟問王左右安否○彭士望曰苟自救則敗三國足矣豈必攻王且射肩哉寤生因母射君春秋大逆乃皆有辭以自飾此千古奸人之尤然天下後世已共見其肺肝矣又曰一問一勞尤可惡凡行惡事又要說好話罪空百倍）

魏禧曰鄭之被兵與春秋為終始至于犧牲玉帛待于竟上亦可憫矣方東遷以來齊晉未盛鄭爲最强

數馮陵小國而取周禾麥射王中肩首倡不臣之逆且武公寄孥鄶君通其夫人以取其國淫險孰甚焉空其子孫之受禍無已也豈獨地界南北為中原所必爭哉且夫恃强凌人以奸謀濟險惡犯天道之忌者其子孫未有不衰弱削亡者也

彭家屏曰鄭伯滅理任術巧於自文射君矣而使人勞之囚母矣而隧而見之逐弟矣而僞為悔詞是猶殺人復捫之以手謂是可告無罪於人也誰其信之

敘語兵機國勢明如十指深若九淵而文字曲折奇勁簡極其妙爲戰國諸策之祖

楚子侵隨

楚武王侵隨（今隨州[林]漢東姬姓國）使薳（于委反）章求成焉（[林]楚反使其大夫薳章先求成於隨）軍於瑕（[杜]隨地）以待之隨人使少師董成（[杜]少師隨大夫董正也）闘伯比（[杜]楚大夫令尹子文之父）言於楚子曰吾不得志於漢東也我則使然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彼則懼而協以謀我故難間也漢東之國隨爲大隨張（[杜]張自大也）必棄小國小國離楚之利也少師侈請羸（劣追反[杜]弱也）師以張之（彭士望曰楚與秦俱主散縱楚不張而離之秦張而離之因利乘便各用所長）熊率（律）且（苴）比（[杜]楚大夫）曰季梁在（[杜]隨賢臣）何益（賢人足重如此○劉知幾曰左

（氏於善人君子功業不書見於應對互章其美如季梁在何益是也）鬬伯比曰以爲後圖少師得其君（奸人可畏更如此○【林】令雖未行吾計然季梁雖賢不如少師有寵若其言不行則浸潤膚受無所不至此所以後舉必隨吾計也）王毀軍而納少師少師歸請（果然）追楚師隨侯將許之季梁止之（果然）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誘我也（三語說得情勢透盡）君何急焉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小道大淫（二語說得理勢透盡）所謂道忠於民而信於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辭（【林】祝太祝史太史皆主祭）信也今民餒而君逞欲祝史矯舉以祭（【杜】詐稱功德以誑鬼神）臣不知其可也公曰吾牲牷（全）肥腯（徒忽反）粢盛豐備（【杜】牲牛羊豕也牷純色完全也腯亦肥也黍稷曰粢在器曰盛）何

則不信（民餒逞欲一語隨侯亦無以應矣故只將事神抵說）對曰夫民神之主也（杜言鬼神之情依人而行○孟子民為貴社稷次之此語先開其端）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隨侯只要說神季梁只要說民）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以下俱就神上）（杜博廣也碩大也）謂民力（說民妙）之普存也謂其畜（吁又反）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瘯蠡也（杜雖告神以博碩肥腯其實皆當兼此四謂民力適完則六畜既大而滋皮毛無疥癬兼備而無所闕○陸元朗曰瘯七木反蠡力果反說文作瘰云瘯瘰皮肥也）謂其備腯咸有也奉盛以告曰絜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嘉美也栗嚴也味美而嚴酒之旨者林訓栗為敬謹非）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所謂馨香

（杜）（馨香之遠聞）無讒慝也。故務其三時。（春夏秋之農時）脩其五教。（五倫之教）親其九族。（杜）（九族謂外祖父外祖母從母子及妻父妻母姑之子姊妹之子女子之子并己之同族皆外親有服而異族者也○按杜釋與孔安國鄭玄不同）以致其禋因祀。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杜）（民饑餒也）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君姑脩政。而親兄弟之國。庶免於難。（正與伯比隨張必棄小國語暗對所謂英雄所見畧同）隨侯懼而脩政。楚不敢伐。（林）（為八年楚伐隨張本）

鄭忽辭昏

北戎伐齊。（林言北戎以別戎之種相雜處於中國者）齊侯使乞師于鄭。鄭大子忽（昭公）帥師救齊。六月大敗戎師。獲其二帥大良少良甲首（杜被甲者首）三百。以獻於齊。於是諸侯之大夫戍齊。齊人饋之餼。（林牲曰餼）使魯爲其班。（杜班次也魯親班齊饋則亦使大夫戍齊矣經不書蓋史闕文）後鄭。（林鄭伯爵故鄭忽之班後於諸侯〇時平則守禮有事則叙功魯不知權宐濟事故取伐）鄭忽以其有功也。怒。故有郎之師。（杜在十年）公之未昏於齊也。齊侯（僖公）欲以文姜妻鄭大子忽。大子忽辭。人問其故。大子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詩云。自求多福。在

我而已大國何爲君子曰善自爲謀（杜言獨潔其身謀不及國）及其敗戎師也齊侯又請妻之（杜欲以他女妻之）固辭人問其故大子曰無事於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昏也民其謂我何（杜勞民出師而已以成昏民必怨其勞衆自利故曰民其謂我何）遂辭諸鄭伯（杜假父之命以爲辭）

呂祖謙曰人皆咎鄭忽辭齊女不能依大國以自固殆非也使忽不辭而取文姜則彭生之禍移於鄭矣

魏禧曰衰族而取巨室貧士而取富家不爲婦女所陵者鮮矣司馬溫公曰嫁女嫁勝已者取婦取不如

已者此真老於世故之言結昏者不可不知然連姻強族以自固亦有時可用者○魯仲連曰所貴乎天下士者能爲人排難解紛而無所取也鄭忽辭昏信陵君令趙王不忍獻五城居成功者不可不知此二事皆足爲法

彭家屛曰諸侯一娶九女一國嫁女則他國參忽儲君雖已婚云云　不嫌於再娶然云

以夕

卜

爲

故

之託詞則甚高也　鄭忽常敗燕師

敗戎師其謀力必有過人者故雖齊姜宋子爲

所艷稱而能斷然辭之不爲所動夫亦何可以後日

之不終而貶其前事之美歟

子同生

九月丁卯子同生。以大子生之禮舉之。（林魯十二公唯子同生是適夫人之長子故備用大子之禮舉之）接以大牢。（杜大牢牛羊豕也禮接夫人重適也）以卜士負之士妻食之。（杜禮世子生三日卜士負之射人以桑弧蓬矢射天地四方卜士之妻為乳母）公與文姜宗婦命之。（杜世子生三月君夫人沐浴於外寢立於阼階西鄉世婦抱子升自西階君命之乃降蓋同宗之婦林謂命之名也）公問名於申繻。（魯大夫）對曰。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名生爲信。（林若唐虞叔魯公子叐宋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以德命爲義。（若文王名昌知其必能昌盛周邦武王名發知其必能發兵誅暴）以類命爲象。（若孔子首象尼丘因命名曰丘而字仲尼）取於物爲假。（若伯

（魚生而有人饋之魚因名曰鯉）取於父為類。（若今子同生與父同日因名之曰同）不以國。（不自以本國為名）不以官。（不以官職之號）不以山川。（不以山川之名）不以隱疾。（【杜】隱痛疾患辟不祥也）不以畜牲。不以器幣。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杜】君父之名固非臣子所斥然禮既卒哭以木鐸狥曰舍故而諱新謂舍親盡之祖而諱新死者自父至高祖皆不敢斥言【林】此周禮也殷以前未有諱法）故以國則廢名。（【杜】國不可易故廢名）以官則廢職。以山川則廢主。（隱疾不必書然亦參差之法）以畜牲則廢祀。以器幣則廢禮。晉以僖侯廢司徒。（【杜】僖侯名司徒廢為中軍）（只証官山）宋以武公廢司空。（【杜】武公名司空廢為司城）先君獻武廢二山。（【杜】二山具敖也魯獻公名具武公名敖更以其鄉名山）是以大物不可以命。公曰。是其生也。與吾同物

命之曰同。（杜物類也謂同日）

魏禧曰合成師子同生二篇觀之知命名不可苟如此今人於子孫之名常取日用器物口語易犯者不知今日彼為子孫我可以隨斥其名他日彼為祖父其子孫何以諱乎褚先生曰制宅命子足以觀士信哉

只譽有釁天去其疾亡守國家不利有小人如此豈必速戰敗績無後為禍哉

兵法

楚及隨平

隨少師有寵。楚鬬伯比曰。可矣。讐有釁。不可失也。（可去）夏。楚子合諸侯于沈鹿。（楚地今光黃州）隨不會。使薳章讓黃。（杜責其不會）

楚子伐隨。軍于漢淮之間。季梁請下之。弗許而後戰。（此即伯比羸師之策）所以怒我而怠寇也。少師謂隨侯曰。必速戰。不然將失楚師。隨侯禦之。望楚師。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衆乃攜矣。少師曰。不當王。非敵也。（景延廣謂契丹曰翁怒則來戰孫有十萬橫磨劍在古今無用人偏肯說大話做難事然是可怪）弗從。（隨侯先用季梁之言少師必妒恨至此一力與季梁相左雖僨軍敗國不顧矣）

（○孫叔敖能薄晉以信伍參之言而少師必不從季梁攻右之策君子小人情事千古如是）戰于速杞。（地）隨師敗績。隨侯逸。鬭丹獲其戎車。與其戎右少師。秋。隨及楚平。楚子將不許。鬭伯比曰。天（可畏）去其疾矣。（穆文熙曰大凡小人之在君側能斷然以去之是自去其疾也天去二字有味可玩○按何心隱假乱語悟明世宗以除嚴嵩妙處正同此論）隨未可克也。乃盟而還。

鄾人宵潰

巴（今四川重慶府江津縣）子使韓服（杜巴行人）告于楚。請與鄧（今河南鄧州）爲好。楚子使道朔（杜楚大夫）將巴客（杜韓服）以聘于鄧。鄧南鄙鄾（憂○今襄陽府東北）人。攻而奪之幣。殺道朔及巴行人。楚子使薳章讓於鄧。鄧人弗受。夏楚使鬬廉帥師。及巴師圍鄾。鄧養甥聃（乃甘反）甥（杜皆鄧大夫）帥師救鄾。三逐巴師不克。鬬廉衡。陳其師。於。巴。師。之。中。以。戰。而。北。（杜衡橫也分巴師為二部鬬廉橫陳於其間以與鄧師戰而僞走○按巴師當在遠處鄧人不見故入其中）鄧。人。逐。之。背。巴。師。而。夾。攻。之。（杜楚師僞走鄧師逐之背巴師巴師攻之楚師自前還與戰）鄧師大敗。鄾

人宵潰。林（陷於兩師之中前後受敵故敗民逃其上曰潰鄖人見鄧敗故懼而夜潰）

享曹大子

冬曹（今山東曹州）大子來朝賓之以上卿禮也。（杜諸侯之適子未誓於天子而攝其君則以皮帛繼子男故賓之以上卿各當其國之上卿）享曹大子。初獻。樂奏而歎。施父曰。曹大子其有憂乎非歎所也。（林朝享所以觀威儀省禍福故曰非歎所也○非歎所而歎故知其有憂此非貶詞）十年春曹桓公卒。

胡安國曰大位姦之窺也危病邪之伺也世子君之貳也君疾而儲副出啓窺伺之心危道也當享而射姑歎踰月而終生卒其有疾明矣使世子來終生之過也世子將欲已乎則方命矣曰孝子盡道以事其

親者也不盡道而苟焉以從命為孝又焉得為孝

魏禧曰曹伯有疾而使大子朝對盛饌聞音樂其歎宐矣此與文王行不正履意同後世居大喪而觀優樂無慙色者何哉

彭家屏曰禮輟朝而顧不有異事必有異慮曹大子臨享而嘆有異慮者矣大抵聲音之道最足感人當其觸於耳而動於中故不覺忽忽形之口也

貪吝皆足誤事

虞叔伐虞公

初、虞叔有玉。（虞今山西平陸縣杜虞叔虞公之弟）虞公求旃（杜之也）弗獻。既、而、悔之、曰。周諺有之。（彭士望云富人不可不知）匹夫無罪、懷璧其罪。（處亂世遇貪人最要知此八字）吾焉用此。其以賈（古）害也。（林行商曰商坐肆曰賈謂懷玉坐而待禍猶賈之坐而待價）乃獻、又求其寶劍。（又求二字寫出貪狀）叔曰。是無厭也。無厭、（彭云貪人不可不知）將及我。遂伐虞公。故虞公出奔共池。（地名）

魏禧曰虞公之貪妄虞叔之堅忍狠斷皆可為鑒

彭家屏曰古者分寶玉於伯叔之國所以親親也虞叔有玉有劍而虞公求之忘親好貨其失甚矣然虞

叔既不有玉何有於劒既不忍於劒何忍於玉雖已獻之未嘗忘情也知懷璧之可以賈禍而卒不能自割玩物喪志不誠然哉

一句一轉
一字一意
算無遺策
文兼衆妙
兵法

楚敗鄖師

楚屈（居忽反）瑕將盟貳軫（林二國名）鄖（鄖國今德安府治）人軍於蒲騷（鄖邑）將與隨絞州蓼（四國名絞今近隨州境州今荊州府監利縣蓼今南陽府唐縣南廢湖陽縣）伐楚師莫敖（杜楚官名即屈瑕）患之鬭廉曰鄖人軍其郊必不誡且日虞四邑之至也君次於郊郢（杜楚地）以禦四邑我以銳師宵加於鄖鄖有虞心而恃其城（彭士望云韓信背水王鎮惡解舟所以絕虞奪恃）莫有鬭志若敗鄖師四邑必離（彭云凡敵聚攻離而敗之最上古人恒用此法○構按魏武之征韓遂中山王英之攻東關則又利其合者）莫敖曰盍請濟師於王對曰師克在和不在衆商周之不敵君之

所聞也。（杜傳曰武王有亂臣十人紂有億兆夷人）成軍以出。又何濟焉（彭云謀定審故氣專銳非硬執成見者可藉口）莫敖曰。卜之。對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此八字為卜筮定論）遂敗鄖師于蒲騷。卒盟而還。（林鄖既敗四國不至故終得盟貳軫）

兵法

彭士望云軍南門而坐北門潛師不意

楚伐絞伐羅

楚伐絞。軍其南、門。莫敖屈瑕曰。絞小而輕。輕則寡謀。（彭士望云可見持重者必善謀）請、無、扞、采、樵、者、以、誘、之。從之。絞人獲三十人。明日。絞、人、爭、出。驅楚役徒於山中。楚、人、坐、其、北、門。而、覆、諸、山、下。（杜坐猶守也覆設伏兵而待之）大敗之。爲城下之盟而還。（杜城下盟諸侯所深恥）伐絞之役。楚師分、涉、于彭。（杜彭水在新城昌魏縣○分涉所以備不虞而適有羅人之謀故軍行如遇敵至於涉水入險尤不可不備楚師伐鄭城上棘而後涉穎古人之愼如此）羅人（杜羅熊姓國○今襄陽府南漳縣東南入十里有羅國城又荊州府枝江縣亦故羅國其遷處也岳州府平江縣又有羅國城楚文王自枝江徙羅于此）欲伐之。使伯嘉謀之。三巡

擬說一段意思畢坐

數之。（杜伯嘉羅大夫諜伺也巡徧也林三徧數其師之多少）十三年。春。楚屈瑕伐羅。鬭伯比送之。還。謂其御曰。莫敖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六字可作坐右箴）遂、見、楚、子、曰。必、濟、師。（林難言屈瑕將敗故以益師諷諫）楚子辭焉。（林不解其故故拒之）入告夫人鄧曼。（杜楚武王夫人）鄧曼曰。大夫其非衆之謂。其。謂。君。撫小民以信。訓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借述伯比意即入正論諷王抑又歸到威莫敖上渾然不露是納諫能手）莫敖狃于蒲騷之役。（當作絞）將自用也。（小勝則驕小得則滿驕則不虞禍滿則不用人古今淺人浮人愚人類如此）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夫固謂君訓衆而好鎮撫之。召諸司而勸之以令德。見莫敖而

緫至而文字適得排宕之妙

告諸天之不假易也。（五字說得有本領）不然夫豈不知楚師之盡行也。楚子使賴人（【林】賴人仕於楚者○賴國今隨州東北境後楚遷賴于鄢今襄陽府宜城縣也）追之。不及。（丘維屏曰此亦見屈瑕疾行犯兵法臧將之法）莫敖使徇（【杜】宣令也）於師曰。諫者有刑。（諫而不聽者多有乃豫以刑拒人之諫直恐人救他众耳○古亦有懸刑以拒諫而勝者恐議論多而惑軍心也如趙奢救邯鄲周亞夫征七國之類此中得失之故當知）亂次以濟。（要緊處越無紀）遂無次。且不設備。及羅。羅與盧戎（【杜】南蠻）兩軍之。大敗之。莫敖縊（以鼓反）於荒谷。羣帥囚於冶父。以聽刑。（【杜】縊自經也荒谷冶父皆楚地）楚子曰。孤之罪也。皆免之。（自認過妙）（莫敖拒諫故羣帥無罪）

鍾惺曰非鄧曼發此極婉透之論伯比濟師二字作何歸著又曰進諫為反語隱語以聽君之悟於不可知又待一人從旁分疏危矣非諫君之法也

魏禧曰鄧曼見微知著而辭意淡切精密大有學問豈但以知莫敖之敗為賢

賴韋曰人於君父之際不能據事切實極諫於情於義便隔一重嘗謂術者所以濟道之窮反語隱語原以輔正言之不及使其君其父非十分昏悍其事非十分不可形之於口乃舍正言不道而徒欲為反語

隱語以悟君叐不惟難悟且有因其不明言而疑其踈薄於己彼亦反因以踈薄者然非不得已而爲是者故亦有二或性情學術喜於用智或畏禍患惜情面而不敢有所抵觸故姑爲此言悟則不失爲忠信不悟亦可免禍患而人又不得以不諫咎之伯比濟師之言鍾評甚當夫忠臣愛君事關軍國成敗乃輕輕一語說過其於心不已忍乎凡爲臣爲叐者不可不以爲戒也

祭仲殺雍糾

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婿雍糾殺之。（魏世傑云或謂鄭伯不當使仲之壻圖仲者當是鄭伯知糾之為人而仲以所親圖之謀更易成）將享諸郊。雍姬知之。（【林】雍姬雍糾之妻祭仲之女）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其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杜】婦人在室則天父出則天夫女以為疑故母以所生為本解之【林】言凡人皆可嫁以為夫生我者一父而已）胡可比也。遂告祭仲曰。雍氏舍其室而將享子於郊。（【杜】子男子之通稱謂其父也）吾惑之。以告祭仲。祭仲殺雍糾。尸諸周氏之汪。（【杜】汪池也周氏鄭大夫殺而暴其尸以示戮）公載以出。（【杜】愍其見殺故載其尸共出國）曰。謀及婦人。宜其死也。（二語千古確論亦有謀婦人而成者此所謂求十一於千

（百不可恃為嘗試也）夏厲公出奔蔡。六月乙亥。昭公入。（初宋人執祭仲非執昭公也昭公復入亦因厲公欲殺祭仲而逐之耳公羊以生易死突可故出之語大是不通而董仲舒亦附其說是所謂授亂賊之柄而助之攻者）

魏世傑曰姬聞鄭伯之謀不可不告父旋當以告父之事告夫而使亡其難焉父與夫皆得為備則成敗聽之天矣雖糾怒而殺姬固不足悔也糾不殺姬不幸父死則死父夫死則死夫自盡其道而已姬不出此致糾於死又不能如楚棄疾之死父者死夫殺夫之罪姬安能逃哉

魏禧曰報之以死亦以身與其事故耳若父夫相圖吾不身與其事則父死而絕夫婦之情夫死而絕父子之情不必死焉可也

賴韋曰按祭仲於雍糾事機止爭先後雍姬婦人豈能即往即來以告父之語告其夫哉愚謂此等事當論理之曲直父直而夫曲則告父而身死於夫夫直而父曲則不以告父而身死於父父夫皆曲吾力止夫而不從則或密遣人告父而已以告父之事告夫使父夫皆得為謀如與士之說可也夫父一也夫亦

一也於未爲夫之日則人耳既爲夫則夫豈有二耶開後世婦人之二心淫奔再醮不以爲恥其必自姬母一言禍之矣

邱維屏曰此事爲雍姬者但當計理之是非若父或夫以大義見殺則姬非惟不當洩并亦不必絕觀大禹之事舜可見今雍糾既有君命而祭仲以專見討姬則又何告焉若仲爲尋常之人或告使出奔猶似未大惡況以權自專之人乎雍姬一告殺夫逐君而致父得爲逐君之逆臣豈小惡哉

壽急爭死

初衛宣公烝於夷姜。（杜 夷姜宣公庶母上淫曰烝）生急子。屬諸右公子。爲之娶於齊而美。公取之。（林 即新臺之詩所謂納伋之妻作新臺於河上以要之是也○衛宣烝庶母而下取子婦禽獸不如尚得列以爲君如此世界三光俱黑天地易位至於唐明皇取楊氏于壽邸則又獸中之獸矣）生壽及朔。屬壽於左公子。夷姜縊。（杜 失寵自經死○若縊于始烝之時豈不死重於泰山乎與隋文陳夫人事類所謂枉爲不義者此類是也）宣姜與公子朔構急子。（杜 宣姜宣公所取急子之妻構會其過惡）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莘。（杜 衛地）將殺之。壽子告之。（林 壽子宣姜所生故知其謀）使行。不可。曰。棄父之命。惡用子矣。有無父之國則可也。及行。

飲以酒（可憐）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急子至曰我之求也此（可憐）何罪請殺我乎又殺之（林即二子乘舟之詩○彭士望云宣公偏有此二子乃知天地之氣凶惡至極即有至純亦剝極而復之理也）二公子故怨惠公十一月左公子洩右公子職立公子黔牟惠公奔齊

凌稚隆曰按急子於壽告使行時可以去矣而曰棄父命及壽先往代死急可以不死矣而曰我之求夫父命固不可逃不曰從治命不從亂命乎上以掩其父之惡下以成其弟之志庶幾為得於禮而乃汲汲焉惟死之為安非所謂好仁而愚者哉或曰然則申

生之死非歟曰申生不欲被弑父之名以出急則無此名也可以出而不死矣

魏禧曰急壽孝友出於天授千載下讀之令人心腸寸裂而迺為宣公宣姜之子信乎芝草無根醴泉無源天理良心不擇人而付不擇地而發也○王祥王覽亦遭父母兄弟之故孝友並至而福澤長久天地報施不爽可以勸矣急之孝過於祥壽之弟過於覽而並死非命此知趙孝姜肱所值諸盜不可謂非盜中之傑也○以宣公而生賢子天理逆矣故使二子

以義自殺不予壽急為之子也若壽急得嗣為君衛當勃然興矣豈所以報淫人哉壽急既死一傳而惠公奔再傳而懿公滅衛之禍歷四十年不休則皆宣公之報也矣○凡人國勢將興則賢臣壽奸人死家道將敗則賢子死不肖子生以占盛衰古今畢中

戰于奚

夏。及齊師戰于奚。疆事也。（〔杜〕奚魯地皆陳曰戰疆事爭疆界也〔林〕此齊魯交兵之始）（齊魯兵始于奚而終于艾陵）於是齊人侵魯疆。疆吏來告。公曰。疆場（亦）之事。慎守其一。而備其不虞。姑盡所備焉。事至而戰。又何謁焉。

魏禧曰數語得馭邊吏之體凡守邊將吏道無踰此者後世邊臣小有寇警輒請兵請餉驚擾朝廷不知平日設鎮置將果何事也

高渠彌弒昭公

初鄭伯將以高渠彌爲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昭公立。懼其殺已也。（昭公在位久矣惡於為大子之時而縱於為君之日具所謂自貽伊慼矣然亦須論所惡之正若以為犬子時以私意惡而為君遽殺之又大不可也）辛卯。弒昭公。而立公子亹。（杜昭公弟）君子謂昭公知所惡矣。（孔頴達曰韓非子以為君子言知所惡者非多其知之名而嫌其心不斷也曰知之若是其明也而不早誅焉以及於死故言知所惡以見其無斷也○丘維屛曰渠彌為逆實欲快其所忿若昭公惡之為非者不知反為昭公實其所惡矣以此知凡有惡人為所惡者正該不復為惡使人之惡為謬惡方可左氏知所惡復惡等語正是滿腔子要人改惡不實人所惡心事著語特妙）公子達（杜魯大夫）曰。高伯（即高渠彌）其爲戮乎。復惡已甚矣。

（杜復重也本為昭公所惡而復弒君重為惡也）十八年秋。齊侯師于首止。（杜衛地今睢州）子亹會之。（林子亹不知齊將討己故會之）高渠彌相。七月戊戌。齊人殺子亹而轘（患）高渠彌。（杜車裂曰轘○齊襄禽獸也却此舉大快人）祭仲逆鄭子于陳而立之。（杜鄭子昭公弟子儀也）是行也。祭仲知之。故稱疾不往。人曰。祭仲以知免。仲曰。信也。（好面皮）（杜時人譏祭仲失忠臣之節仲以子亹為渠彌所立本既不正又不能固位安民空其見除故即而然識者之言以明本意○丘維屏曰後世王導以執政當亂賊之交全以此為藍本）

孔之逵曰。高渠彌雖以舊怨弒昭公。然必祭仲主其謀。以稱疾不往及知免信也觀之。則仲之主謀明甚

祭仲專國不主謀則渠彌不能弑渠彌弑而仲亦能討之矣為昭公者復國之後當深自弢晦一唯祭仲是聽潛結腹心伺其可制則一舉而殲之今觀渠彌懼公殺己則平日欲除小人之意形見情露故渠彌知懼而祭仲亦不能自安夫人君不幸而大權既去奸黨脅制則必沉密以濟之不可躁動取敗昭公生平全以血氣用事怒班後而與魯構兵豈知有忍能濟之道哉後世如漢和帝十四而誅竇憲周武帝自晦而誅宇文護可以為人君除奸之法矣

孔尚典曰昭公既弒之後不召立厲公而立公子亹明係祭仲為謀主矣夫昭公於父時猶知惡渠彌而固諫一旦即位豈不知誅之特以渠彌為祭仲之黨勢有所不可也愚嘗謂祭仲不討渠彌趙盾不討趙穿與桓公不誅羽父皆共謀之人而隱公之不能斬羽父則亦以羽父素專勢有不能故耳

彭家屏曰入春秋以來弒君者多矣諸侯未聞有討賊者齊襄之殺高渠彌可謂義舉矣然昭公往年敗戎師大有造於齊齊人殆以公義報其私恩者歟

辛伯殺周公黑肩

周○公○欲○弒○莊○王○（杜桓王太子）而立王子克○（杜莊王弟子儀）辛○伯○（杜周大夫）告王○遂○與王殺周公黑肩○王子克奔燕○（制敵之道有先去其謀主而彼即無能為者辛伯殺黑肩而子克即奔燕矣後世若寇恂之斬皇甫文而高峻即降者正此類意季友誅叔牙而置慶父當亦以此故耶）初子儀有寵於桓王○桓王屬諸周公○辛伯○諫曰○並后○匹嫡○兩政○耦國○（杜妾如后庶如嫡臣擅命都如國）亂之本也○（林辛伯以子儀庶子寵秩如嫡欲使周公稍減抑之以消禍難〇先盡忠告當與石碏教之不攺一段參之看）周公弗從故及○

呂祖謙曰辛伯之諫纔數字爾漢高祖犯之而有人

犧之禍唐高宗犯之而有武氏之簒晉獻公犯之而有里克之釁隋文帝犯之而有張衡之逆齊簡公犯之而有田闞之亂齊主芳犯之而有曹馬之爭晉元帝犯之而有武昌之叛唐明皇犯之而有范陽之變亦天下之甚可畏者

魏禧曰告王二字中有許多間諜在遂與王殺四字中有許多機權作用在不然欲弑莊王其謀必密辛伯何由得知而黑肩世卿桓王以屬子儀其後又欲弑莊王則是大有權力人也豈易殺哉觀辛伯初諫

語則知此老胷中時時慮此一事著著辦此一舉矣凡古人定大難不知費多少心血而史未詳其本末者讀書人皆須替他設身處地想出當日情事方得

○如漢和帝鄭衆之誅竇憲吳王休丁奉之誅孫綝北魏莊帝陽城王徽之誅爾朱榮是其類也若雍糾與鄭厲謀誅祭仲郈孫與魯昭謀誅季氏圖之不密攻之不克則反中於其君於其身矣

魏祥曰遂與二字亦出其不意耳黑肩勢大豈疑人遂殺之所以殺之極易以此知善謀者貴於乘機而

斷善備者在於微而不敢忽

左傳經世鈔卷之二 終

左傳經世鈔卷之三

寧都魏　禧冰叔評點
夏邑彭家屏樂君參訂

楚武王荆尸

春王三月。楚武王荆尸。授師孑焉。（杜尸陳也荆亦楚也更為楚陳兵之法孑也戟也楚始于此參用戟為陳○按方言曰戟謂之孑取名于鉤孑也上有刺刃下有鉤刃）以伐隨。將齋入告夫人鄧曼曰。余心蕩。（杜將授兵于廟故齊蕩動散也）鄧曼歎曰。王祿盡矣。盈而蕩。天之道也。（見微之識）先君其知之矣。故臨武事將發大命。而蕩王心焉。（杜楚為小國僻陋在夸至此武王始起其衆僭號稱

（王陳兵授師志意盈滿[林]按楚世家楚僭王號雖始于熊繹其後畏厲王暴虐又去其王號至魯桓公六年楚武王侵隨隨為楚往周請尊楚號不聽桓公八年楚熊通乃自立為武王至是年周召隨侯數以立楚為王楚怒以隨背己伐隨武王卒師中而兵罷則鄧曼之言益指楚武僭以為盈而知令日心蕩殆將危也○）若師徒無虧王薨於行（[杜]不死於敵）國之福也（見大之言○鍾悝云此社稷為重君為輕已先孟子看出）王遂行卒于樠（莫昆反）木之下（[杜]樠木木名）令尹鬭祈莫敖屈重（令尹莫敖皆楚官名鬭祈屈重皆人姓名）除（濟）道（要）梁（之）溠（才）（側嫁反[杜]水名）營軍臨隨隨人懼行成（[杜]時祕王喪故為奇兵更開直道溠水在義陽厥縣西東南入鄖水梁橋也隨人不意其至故懼而行成[林]營軍築軍壘也示持久計○忽然從天而下故隨人不及戰懼而行成凡欲操必勝之勢必出奇以慴敵如吳爭盟晨壓晉軍之類○秦始皇東遊明文皇北征此其摹本也）莫、

敎以王命入盟隨侯且請爲會于漢汭而還（内不足者外故爲有餘想見整暇之妙用心細密處）濟漢而後發喪

彭家屛曰鄧曼巾幗中人料事審幾每多微中其才智誠有過人者也然不能柅王之行使不獲考終於正寢豈其力固有所不能及歟若令尹莫敖當伐國之際王薨於軍而能以智盟隨侯全師而返其倉卒濟變之才有足多者○楚武黷兵道家謂佳兵者不祥之器故雖不死於敵而卒死於行禍自已作妖由人興死期將至而志氣先動可爲後世殷鑒

紀侯大去其國

紀侯不能下齊以與紀季（紀國今青州府壽光縣西南三十里紀城是杜不能降屈事齊盡以國與季明季不叛）夏紀侯大去其國違齊難也

謝文洊曰公羊子謂齊實滅紀而春秋賢襄公復九世之讎遂爲之諱故不書滅鍾氏曰襄公所難者在此念耳愚以爲仁至義盡之念雖賢者猶難之襄公禽獸豈能有此雖天理長存人性不滅惡極之人未嘗無一念之仁然亦乍發乍止耳求其眞切堅忍見之事業則斷斷不能也吾以爲既書紀侯去國則滅

國者之罪不書自著此變例也公羊子求其說而不得見其上世適有紀齊相搆之事遂推其故而云然耳然則九世之讎可釋乎曰不可公羊子以為雖百世不可釋國君以國為體諸矦世故國君一體其說最是然柯之盟魯及齊平而胡氏引敵怨敵惠不在後嗣之說以為魯莊於齊襄當復於齊桓當釋則又何也愚以為胡氏之言勢也非天理之至也魯莊之父見殺於齊襄襄公雖亾而魯莊之讎未復雖敵子敵孫皆吾讎之子讎之孫也吾又何暇問其祖父有

罪而子孫無罪乎父子祖孫一體祖父有罪子孫身償亦其分也乃若復讎者身未及復則賫恨以沒子念父賫恨以沒則不忍不為父雪恨或又不能則又賫恨以沒孫念祖賫恨以沒子念父賫恨以沒則必不忍不為祖父雪恨者情也仁孝也所懼者世漸遠仁孝漸衰耳若父讎未復敵人已死而以為當釋則先君之怨何時而洒乎敵怨不在後嗣之說小怨耳非為殺父之怨言也胡子特見齊桓合諸侯安中國攘夷尊周伯業將成其國日盛恐魯莊脩怨怒鄰反

爲宗社危遂以釋怨為是故曰此成敗之勢非天理之至也天理之至不以敵之强大而懼不以己之弱小而忘故復讎者見敵可乘則乘之敵未可乘則內以安民脩政進賢用能外以卑躬戢翼奉職和鄰專心一志以伺敵人之便夫勢亦何常之有齊桓諸侯也魯莊亦諸侯也齊桓可以振拔有爲魯莊獨不可振拔有為乎不責魯莊之不能强為善而取其見機釋怨謂有當於天理豈其然耶

宋之盛曰讎之當報與否不專在年遠代易而以所

讎之淺深為斷若人滅我國土絶我宗祀我奕葉神人共痛之讎百世在所必報如宋之於金是也若止及一人之身國祀無恙則不共戴天之憤亦及其身而止如律殺人者身故不責子償是也然不推刃足矣全然釋怨而與之盟好則斷無是理但魯莊交好於齊當襄公身已然何論易世柯之盟又不足責矣

魏禧曰以九世之仇亦當復此烈士之義孝子之志也愚以為讎在九世之前則年遠事殊彼此子孫更代已甚似在可釋之義若魯莊公則不然魯桓親為

莊父見殺於人桓公弑逆此雖其應然於齊襄則毫未有曲也齊襄淫其母殺其父而齊桓親為襄子父血未乾讎人之遺體儼在而莊公可以釋怨脩好乎至於紀侯大去此又去國一變變而不失其正聖人之所與也何以言之牽羊肉袒為辱已甚破國殺民覆宗絶祀為禍太酷紀侯上不能抗强敵之威下不忍為苟且之計於是委國紀季使之屈節於齊得全先人之祀而其身超然遠去不蒙僕妾之羞春秋亡國之權未有善於紀侯者故聖人大之夫亡國而大

之者大其敗不辱國而亡不絕宗也州公寔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事亦為近而聖人不以大去予之者其所謂危非有强敵偪脅之禍亦無善後之策則但委而去之而已故曰變而不失其正者紀侯是也○穀梁子曰大去者不遺一人之辭言民從者四年而後畢禧按春秋不書齊滅紀而曰紀侯大去其國者若紀侯之自去不與齊之滅紀也與梁亡書法同而異

賴韋曰太王之去去而國存紀侯之去去而國亡然

則紀侯身殉社稷而使季下齊可也不然身為昏亂以至滅亡及臨事委而去之者皆得藉口矣

彭家屏曰曲禮父之仇弗與共戴天檀弓子夏問于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寢苫枕干弗與共天下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鬭初未嘗言九世及百世之下皆不可釋也祭法自顯考以上二世為祧再遠則去祧為壇去壇為墠去墠曰鬼言親盡也報祖之義親盡則殺何獨于讎乃九世必報且至百世不釋乎世遠而不釋則輾轉相讎何有限極豈所以立

教哉唐元和中富平人梁悅報父讎殺人昌黎韓氏議曰律無復讎之條非闕文也盖不許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之則人將倚法專殺而無以禁止其端故聖人丁寧其義于經而深沒其文于律將使法吏一斷于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於是杖悅流循州今國法子孫報祖父之讎惟事在即時得以勿論若過後及已議抵遇赦而子孫仍報者皆不得概從援免是一世之讎輕重

之間尚有權衡何有于九世更何有于百世乎若所謂齊襄九世之讎猶有可言者紀侯譖齊哀公于周而王烹之烹齊哀者王也非紀侯也是紀侯之罪只在譖也以一譖之故讎及九世不已甚哉無論齊襄滅紀本無復讎之心即果有之亦無足取而謂聖人顧賢之乎固知公羊子之說不可以訓後矣

鄧侯不殺楚子

楚文王伐申。（今南陽府附郭南陽縣是）過鄧。鄧祁侯曰。吾甥也。（杜 祁謚也）（姊妹之子曰甥）止而享之。騅甥。聃甥。養甥。（杜 皆鄧甥仕于舅氏者）請殺楚子。（亦是一見如巢人殺吳王曰是君也一炊驪其少安是也）鄧侯弗許。三甥曰。亡鄧國者必此人也。若不早圖。後君噬齊。（臍 杜 若齧腹齊喻不可及）其及圖之乎。圖之此其時矣。鄧侯曰。人將不食吾餘。（杜 言自害其甥）（必為人所賤故不食吾餘食）對曰。若不從三臣。抑社稷實不血食。而君焉取餘。弗從。還年楚子伐鄧。十六年。楚復伐鄧。（再伐鄧當日不知何以為名）滅之。

穆文熙曰楚之滅鄧誠為不仁然于止享之時而襲殺大國之君若楚復立王而責鄧以襲殺之罪其滅不尤速哉且人之相與談笑戈戟酒杯鴆毒往往有之亦何必以楚鄧為口實乎故人在自處何如不必忌人也

魏禧曰東坡管仲論言楚子不殺晉文鄧侯不殺楚文皆有人君之度信然余嘗謂東坡此篇真千古知命明道達而不迂之言也

衛惠公殺二公子

夏衛侯（惠公）入。放公子黔牟于周。（周洛邑也今河南府）放甯跪于秦（秦國今西安府）殺。左公子洩。右公子職乃。即位。（急去內難而後即位亦處變之法如晉惠殺慶鄭而後入則與袁紹之殺田豐趙菾之斬魯薇相去無幾矣）君子以二公子之立黔牟爲不度矣。（凌稚隆曰按二公子討朔而立黔牟義之正也不幸而無成乃遂以不度譏之豈春秋善救衛意哉益左氏以成敗論人類如此）夫能固位者必度其本末而後立衷焉。不知其本不謀。知本之不枝弗強。（謂本不能勝其枝則弗強立也舊註俱未明）詩云。本枝百世（杜詩大雅言文王本枝俱茂蕃滋百世）

弑齊襄公

齊侯（襄公）使連稱管至父（林二人齊大夫）戍葵丘。（今河南考城縣杜齊地）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林以瓜熟之時使往約明年瓜熟遣代）期戍。公問不至。（杜問命也期本作朞）請代弗許故謀作亂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林僖公之同母弟襄公之叔也）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襄公絀之。二人因之以作亂（凡亂臣作亂必奉先君之嗣以為名）連稱有從妹在公宮無寵使閒公。（作亂必內外相比至女子在宮而其至親握兵于外有寵無寵尤須留心盍無寵易于生變有寵易于擅權皆致亂之梯也）曰。捷吾以女為夫人。（林宣無知之言）冬。十二月齊侯游于姑棼。（焚）遂田于貝丘。

此一段敘事字字警策如目見

（杜姑棼貝丘皆齊地田獵也）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林彭生盖桓十八年襄公所殺者）公怒曰彭生敢見射之（可畏誰謂世無鬼神）豕人立而啼公懼隊于車傷足喪屨反誅屨於徒人費（杜誅責也林徒役之人名費者）弗得鞭之見血走出遇賊于門劫而束之費曰我奚御哉（林言我何嘗以禦汝為事）袒而示之背信之費請先入（林詐請先入助戰）伏公而出鬬死于門中石之紛如（杜齊小臣）死于階下遂入殺孟陽（天眼）于牀（杜孟陽亦小臣代公居牀〇凌約言云陡說殺孟陽眞是險絕）曰非君也不類見公之足于戶下遂弒之而立無知（鞭背而鬬死可謂忠矣先入伏公居牀代死可謂智矣天報元惡故雖有忠智之臣不能免死）初襄公立無常（無常未有不亂國者盖賞

（罰取舍臣民無所稟而奸易生也過猛者敗而其強足以劫過寬者敗而其惠足以延無常則亂未有不逮者）鮑叔牙（【杜】小白傅）曰君使民慢（使字包含無限○魏禮曰上無常則下必以慢應之蓋民無所措手足均之得禍則相率而急棄惟有一慢而已每見煩苛嚴急之家其臧獲愈不奉法者皆其情勢使之然也）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杜】襄公庶子）出奔莒（今青州府莒州）亂作管夷吾召忽（【杜】二人子糾傅）奉公子糾（【杜】小白庶兄）來奔（奔魯也莒避小而近魯雖大而遠近齊則事機皆得知之此小白所以先入也○按衛文公為衛之多患而先適齊古今有為之君每有此見亦父子不同舟之義晉元宋高不沒于難終得興復者正賴有此凡人處亂世不可無此識力○彭士望曰亂將作而鮑叔奉小白奔莒亂作而管夷吾奉公子糾奔魯鮑叔自是高夷吾一等○丘維屏曰看鮑叔未亂而奉小白奔莒則於齊必早有以經營者故可先入也）

魏禧曰所以致亂處皆可鑒○徒人費諸人見危授命可謂忠矣而春秋不予汪克寬以為此皆嬖幸之臣平日從君於昏而任其禍故未可以死節許之然詐賊伏君居牀代死倉卒濟變皆可為法

邱維屏曰左氏歷叙徒人費諸人之死遂接出鮑叔牙管夷吾召忽見齊多奇才襄公但能得其小而失其大故得者能為之死而襄公不能自救於死是左氏大手眼處

孔之逵曰襄公不能委任管鮑諸賢而狎暱羣小雖

徒人費諸人之死無救於其弑然則小人雖忠專委任之則反以召禍而無濟於國況未必忠者乎葢君子而忠則有濬識遠見所以為君國計者防患於未萌定變於將發使君享泰山之安而無一時不及救之患棄君子而用羣小彼雖忠愛不過順君之欲感恩思報禍機所伏明有所不及察謀有所不能施事至則委其身殉之已矣嗚呼人君亦何樂乎臣之徒以身殉吾死也

孔鼎曰予讀魏禧父子不同舟之說而重有感於崇

禎甲申之事當闖賊犯北京急督師李建泰奏乞駕南還願保太子先行於是平臺召對出建泰奏疏示羣臣言國君死社稷朕將安往其勸太子先行一議斟酌詳奏宰相范景文都御史李邦華亟言太子監國金陵最是根本之計給事光時亨大聲沮曰諸臣奉太子往南意欲何為將效唐靈武故事乎景文等遂不敢再語夫時亨無識小人城破即降賊不足深責獨惜景文諸君子其時能開陳利害以死力爭則時亨援靈武之說何足撓國家之大計哉靈武口實

壞於宋儒拘牽義理袖手聽國禍敗不講救時急著也語曰安危視所任成敗以謀易於反掌易屯彖曰天造草昧宐建侯而不寧建侯則動乎險中大亨貞矣記曰敬大臣則不眩亦見愍帝無重臣親臣故小臣得而撓之

桓公入齊鮑叔薦用管仲

初。公孫無知虐于雍廩（杜齊大夫）九年春。雍廩殺無知。公及齊大夫盟于蔇。（杜魯地）齊無君也。（彭士望云此時當納糾矣乃渝盟伐齊而納之何哉坐令桓公先入耳〇禧按舊云大夫盟而有異志故伐齊則其盟蔇時少一段作畧可知如陳乞立陽生須有不得不從處觀宛濮一盟衛獻即入郇一盟晉文即入此皆隨盟隨入若稍遲延便生變計魯莊不知出此故為齊人所賣）夏。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凌稚隆云納者弱致之詞入者難詞桓公書齊小白言當有齊也於子糾止書名不言齊以不當有齊也）秋。師及齊師戰于乾（干）時（杜齊地時水在樂安界岐流旱則竭涸故曰乾時）我師敗績。公喪戎路。傳（直專切）乘而歸。（杜戎路兵車傳乘乘他車）秦子梁子。（杜二子公御及戎右）

也。以公旗辟于下道。（【林】辟下道以誤齊師）是以皆止。（【杜】獲也）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杜】鮑叔乘勝而進軍志在生得管仲故託不忍之辭）管召。讎也。請受而甘心焉。（【杜】管仲射桓公故曰讎○說得親切可聽）乃殺子糾于生竇。（【杜】魯地○魯雖爲齊弱然嘗相戰矣安得至此魯眞無人哉）召忽死之。管仲請囚。（【林】召忽義不生辱管仲知鮑叔必欲薦已）鮑叔受之。及堂阜（齊地）而稅（脫）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于高傒。（【杜】齊卿高敬仲也言管仲治才多于高）使相可也。公從之。（薦人作相只如此輕易說出用人作相只如此輕易舉行是君是臣想見當年○鍾惺云大膽識開漢高蕭何一派眼孔）

魏禧曰。管仲召忽之事。余嘗疑焉。作詠史詩附錄以

質詩曰奔魯或奔莒分已定君臣猶天不可逃庶兄何足論虞人死皮冠嬖僮死敗軍自經莫之知語疑非聖人（按程子謂小白糾之庶兄故管仲相桓為徙義）彭家屏曰晏子有言君為社稷死則死為社稷亡則亡子糾既未為君無社稷之寄又非世子無次立之義管仲受命齊主以為糾傅初未嘗委質以為其臣而有君臣之分也君臣之分未定若遽為死則暱義不精又荀息之弗若矣此聖人所以不責仲以死也唐王魏傅大子建成太宗殺建成而王魏不死且事

太宗後儒譏其事讎幾至聚訟尹氏起莘辯之最爲精當謂王魏奉高祖之命輔太子則高祖其君也太子其長也食高祖之祿非食太子之祿也萬一高祖還王魏爲秦府官屬其可違命而盡節太子乎萬一太子得罪高祖而被誅其可讎視高祖乎是王魏之於建成義可不死義可不死即可以臣太宗矣況子糾乃齊之諸公子非建成已立爲儲君者比而顧以死事責仲乎大抵爲諸王之傅及爲之官屬者與人臣事君不同即以漢初論之申公事楚王戊而戊以

叛死亦可責申公不死節乎枚乘事吳王濞而濞以反誅乘轉臣漢亦可責枚乘爲事讎乎如此類者不一而足相比互觀其義至明魏氏顧疑聖人之言抑獨何哉程子謂桓公兄也子糾弟也以管仲相桓公爲從義故聖人不責其死而稱其功毛氏奇齡駁之謂子糾爲兄桓公爲弟引據極其確核然糾無論爲弟爲兄管仲特爲之傅非爲之臣所謂傅者傅之德義有師道焉原無必死之義也仲惟可以不死故夫子許其功若應死而不死則大節已虧大本已蹶雖

有相桓之功聖人烏得而許之是如其仁如其仁之言幾爲口過矣春秋於名忽之死不書不與其死也名忽之死不足與則管仲之不死不必非矣論管仲者必深求聖人之意未可爲孟浪之說也

曹劌論兵

春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古衛反杜魯人）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杜肉食謂在位有祿食肉者）又何閒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一一問便不尚）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此方是及民之事）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王納諫云決獄以情何與戰事此語似迂而有至理）戰、則（筆法）請從。公與之乘。（杜共乘兵車）戰于長勺。（杜魯地）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

兵法

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林 大崩曰敗績公馳軍以追齊之奔）劌曰未可。下視其轍。（杜 視車跡也）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可反而用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讀此又）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

魏禧曰。由前言之。可以知用兵之本。由後言之。可以知用兵之謀。

魯敗宋師于乘邱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魯地）公子偃（杜魯大夫）曰宋師不整可敗也宋敗齊必還請擊之公弗許自雩門竊出蒙皐比而先犯之（杜雩門魯南城門皐比虎皮）公從之大敗宋師于乘邱（杜魯地○今山東曹縣）齊師乃還

魏禧曰數語耳而攻瑕先發驚敵之法皆備

臧孫知宋之興

秋。宋大水。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于粢盛。（林 言粢盛以宗廟祭祀為重）若之何不弔。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為君憂。拜命之辱。臧文仲（杜 魯大夫）曰。宋其興乎。禹湯罪己。其興也悖（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只此四語說盡古今興亡成敗之故且）列國有凶。稱孤。禮也。言懼而名禮。其庶乎。既而聞之曰。公子御說之辭也。（杜 宋莊公子）臧孫達（即文仲）曰。是宜爲君。有恤民之心。（林 益明年御說立為宋君之後文仲方聞其辭）

魏禧曰。興國在罪己。為君在恤民。千古本計。人君當

坐置一通

宋萬弒閔公

乘丘之役。（〔杜〕在十年）公以金僕姑（〔杜〕矢名）射南宮長萬（〔杜〕宋大夫）公右歂（市專反）孫生搏之。（〔杜〕歂孫人名搏取也）宋人請之。宋公靳之。（〔杜〕戲而相媿曰靳）曰。始吾敬子。今子魯囚也。吾弗敬子矣。病之。（〔杜〕萬不以為戲而以為已病）十二年秋宋萬（即南宮長萬）弒閔公于蒙澤。（宋地）遇仇牧于門。批而殺之。（〔林〕宋萬多力故以手擊而殺之）遇大宰督于東宮之西。又殺之。立子游。（〔杜〕宋公子）羣公子奔蕭。公子御說奔亳。（〔杜〕蕭亳皆宋邑 ○忠○臣○能○戶）南宮牛猛獲帥師圍亳。（〔杜〕牛長萬之子猛獲其黨）冬十月。蕭叔大心。（〔杜〕叔蕭大夫名大心字）及戴武宣穆莊之族。（〔杜〕宋五公之子孫）

以曹師伐之。殺南宮牛于師。殺子游于宋。（【林】以曹師伐南宮牛圍亳之師乘勝入宋而殺子游）立桓公。（御說）猛獲奔衛。南宮萬奔陳。以乘車輦其母。一日而至。（【杜】乘車非兵車駕人曰輦宋去陳二百六十里言萬之多力）宋人請猛獲于衛。衛人欲勿與。石祁子（【杜】衛大夫）曰不可。天下之惡一也。惡於宋而保於我。保之何補。得一夫而失一國。與惡而棄好。非謀也。（正論於事勢利害仍畫然後世誘降保叛多以致寇且亡國者）衛人歸之。亦請南宮萬于陳以賂。陳人使婦人飲之酒。（制强力者莫過酒色用其一况以醆之况用其兩乎）而以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宋人皆醢之。（【杜】醢肉醬并醢猛獲）

魏禧曰宋閔公戲南宮長萬陳靈侯戲夏徵舒皆以見殺而晉孝武戲一婦人卒致蒙被之禍戲言召禍不可不戒○險惡之人不可與戲語懷慙則成恨也故宋閔以靳南宮長萬被弒凶悍之人不可加輕刑致怨則思報也故子般以鞭圉人犖見賊（事見莊公三十二年）

鄭厲公殺原繁

鄭厲公自櫟（杜今河南禹州鄭別都也）侵鄭及大陵（杜鄭地）獲傅瑕（杜鄭大夫）傅瑕曰苟舍我（祭仲故智）吾請納君與之盟而赦之六月甲子傅瑕殺鄭子（子儀）及其二子而納厲公初內蛇與外蛇鬭於鄭南門中內蛇死六年而厲公入（林傅瑕殺鄭子納厲公應內蛇死外蛇勝之象）公聞之問於申繻（魯大夫）曰猶有妖乎對曰人之所忌其氣燄以取之妖由人興也人無釁焉妖不自作人棄常則妖興（六字可謂明透簡盡）故有妖（凌稚隆云蛇北方水物水數六故六年而厲公入燄火未盛而進退之時益厲公據櫟而有復國之勢人皆畏忌實由子儀不自强正使厲公有此氣燄故云）

（妖由人興子儀既不能強又不能弱失其常度故云人棄常○禧按林云子儀畏忌之氣燄未是子儀安得有氣燄耶）厲公入。（所謂杜、作小人）遂殺傅瑕。（孔尚典曰厲公一入即殺傅瑕益懲於祭仲之專也祭仲逐昭立厲幾不免雍糾之難傅瑕又欲效其轍愚矣從古擅廢立據大權罕有得其終者）使謂原繁（鄭大夫）曰。傅瑕貳。周有常刑。既伏其罪矣。納我而無二心者。吾皆許之上大夫之事。吾願與伯父圖之。且寡人出。伯父無裏言。（杜無納我之言）入。又不念寡人。（杜不親附已）寡人憾焉。對曰。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祏。（石林宗祏宗廟中藏主石室言已世爲宗廟守臣）社稷有主。而外其心。其何貳如之。苟主社稷。國內之民。其誰不爲臣。臣無二心。天之制也。子儀在位十四

年矣而謀召君者庸非貳乎莊公之子猶有八人若皆以官爵行賂勸貳而可以濟事君其若之何臣聞命矣乃縊而死（正論妙語厲公聽之繁可以無死矣而卒死者昏暴之君不可以情理奪也故惠公殺里克而懷公殺狐突晉文赦寺人披而楚莊生解揚雖然均一死耳繁之縊不愈於瑕之殺乎故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

孔之逵曰鄭厲公復國入鄭遂殺傅瑕二年始治與雍糾之亂者殺公子閼刖強鉏蒸是時祭仲已死傅瑕又誅空若可一舉而空其黨者不知急治之則將鳥獸散而不可得誅惟討瑕之後安靜無事若毫不

為餘黨計者俟其黨歸而治之則可以無漏網矣傳謂鉏不能衛其足蓋必奔而復還者（按莊十六年鄭伯治與於雍糾之亂者九月殺公子閼刖强鉏公父定叔出奔衛三年而復之曰不可使共叔無後於鄭使以十月入曰良月也就盈數焉君子謂强鉏不能衛其足）

楚子入蔡

十年。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嬀（于衞反）將歸。（嬀陳姓）過蔡。蔡侯曰。吾姨也。止而見之。弗賓。【杜】（不禮敬也）息侯聞之。怒。使謂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於蔡而伐之。（如此譎詐之謀已開戰國一派）楚子從之。秋九月。楚敗蔡師于莘。【杜】（楚地）以蔡侯獻舞歸。（獻舞蔡侯名）十四年。蔡哀侯爲莘故。繩息嬀。以語楚子。（奇）【杜】（繩譽也稱息嬀之美）楚子如息。以食入享。（奇事）遂滅息。【杜】（僞設享食之具）以息嬀歸。生堵敖。【林】（楚人謂未成君爲敖）及成王焉。（奇事）未言。楚子問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弗能死。其又奚言。楚子以

（奇事）蔡侯滅息遂伐蔡。【林】（伐蔡以說息嬀）秋七月。楚入蔡君子曰商書所謂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向）邇。其猶可撲（普卜反）滅者其如蔡哀侯乎。【杜】（尚書盤庚言惡易長而難滅）

魏禧曰蔡息婉轉相害小人險詐本色如是卒皆以自害誰謂害人者有益哉然以二國論則首禍在息矣止而弗賓固爲有過何爲遽譖人以伐國乎且蔡以救息之故而國破身囚尤人情天道所不順故息獨膺滅亡之禍○息嬀辱身猶能報仇亦女中之傑即其不言想見堅忍之志惜欠一死耳

王命曲沃伯爲晉侯

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注曲沃武公遂并晉國僖王因就命爲晉侯小國故一軍）

魏禧曰後世咸以不討晉罪而命為侯是天子亂法之首夫周不命晉晉將不為侯乎後世權安之計多如此蓋周不能强於政治以御諸侯而反求財貨成假靈於諸侯本之不立乃欲强其枝也得乎故周之衰在諭其本而不在責其末與流弊也○唐部將殺節度即命為節度姑息養亂正如此然當時天子之

令不行於藩鎮若不姑與之則明叛王朝矣但不當一味苟且不思善後之計周之勢又自不同力不能討聽其自侯而不命猶之可也

魏祥曰曲沃之侯必由請而後命則王命重矣王命猶重則命之者失矣寧可使晉自侯猶我愛其禮之意

鬻拳兵諫

巴人伐楚。楚子禦之。大敗于津。（〔杜〕楚地）還。鬻拳弗納。遂伐黃。（今汝寧府光州西十二里有黃城〔杜〕鬻拳楚大閽黃嬴姓國〔林〕弗納楚子激其志使別立功楚子感其忠遂伐黃國）敗黃師于踖（士畧反）陵。（〔杜〕黃地）還。及湫。（子小反〔杜〕南郡鄀縣東南有湫城）有疾。夏六月庚申。卒。（〔林〕楚文王卒）鬻拳葬諸夕室。（〔杜〕地名）亦自殺也。而葬於經皇。（〔杜〕經皇冢前闕生守門故死不失職）初。鬻拳强諫楚子。楚子弗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鬻拳曰。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刖也。楚人以爲大閽。（〔林〕楚子以鬻拳爲賢但既自刖不可復用故以爲大閽）謂之大伯。使其後掌之。（〔杜〕使其子孫常主此官）君子

曰。鬻拳可謂愛。君。矣。諫以自納於。刑。刑猶不忘納君於善。○[林]（言所爲非人臣之法但其心忠愛宛轉自遂楚文王能盡其忠愛所以興也）

范祖禹曰左氏以鬻拳兵諫爲愛君是人主可得脅也傷教害義不可得而强通者也

魏禧曰鬻拳兵諫左氏以爲愛君後之君子多非之余謂兵諫固非臣道若概以兵諫便為不臣則伊霍放廢湯武征誅又何如耶事有大小勢有緩急不可一例論也拳弗納楚子使之伐黃自是大謬敗津非失道之事不必用此强法且楚子貪息媯之色而滅

息又破譽息嬀者之國而卤之滅絕天理莫甚於是而息嬀數年不言豈常婦人哉抱仇讎而與寢處孰危於是此之不諫而强諫於敗津之役由是推之則向之所謂兵諫者未必其有當於義也或謂春秋戰國人但顧利害不論是非拳以敗津挫威故激其伐黃以張國勢息蔡逆理之事非所計也曰勝敗兵家常事今君敗於外臣拒於內四郊生變鄰國乘釁楚之安危未可知矣設使伐黃更敗則拳又將何以處之故非兵諫之必非而當論其所以兵諫者之未是

也詳鬻拳論

鄭虢納王

春。鄭伯和王室不克。（〔林〕鄭厲公與惠王子頽爲和欲使各復其舊）執燕仲父（〔杜〕南燕伯爲伐周故○南燕今衛輝府胙城縣）夏。鄭伯遂以王歸。王處于櫟。秋。王及鄭伯入于鄔（鄔。〔杜〕鄔王所取鄭邑）遂入成周。（洛邑下都也百姓所居在瀍水之外今河南府治）取其寶器而還。冬。王子頽享五大夫。樂及徧舞（〔林〕徧舞黃帝堯舜夏商周六代之樂）鄭伯聞之。見虢叔（〔杜〕虢公子）曰。寡人聞之。哀樂失時。殃咎必至。今王子頽歌舞不倦。樂禍也。夫司寇行戮。君爲之不舉。（凌稚隆曰周禮王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以樂侑食不舉不舉鼎也）而況敢樂禍乎。奸王之位。禍孰大焉。臨禍忘憂。

必及之。盍納王乎。虢公曰。〔林〕（虢叔之父）寡人之願也。二十一年春。胥命于弭。〔杜〕（鄭虢相命弭鄭地）夏同伐王城。（洛邑東都也王所居在瀍水澗水之間今河南府治）鄭伯將王自圉門入。虢叔自北門入。（分入以防不虞）殺王子頹及五大夫。鄭伯享王于闕西辟。樂備。〔林〕（鄭厲公爲王設享禮於象魏之西偏亦備六代之樂○纔說他人已即蹈之所謂局外者明局中者暗智士毎毎如此王）與之武公之略。自虎牢以東。〔杜〕（畧界也鄭武公傅平王平王賜之自虎牢以東後失其地故惠王今復與之）原伯〔杜〕（原莊公也周大夫）曰。鄭伯效尤。其亦將有咎。（天子蒙塵宗祧失守倖而得復當憂勞恐懼安民奉祖且子頹雖奸親爲叔父殺之固當獨無不忍乎故君臣備樂亦謂之樂禍）五月。鄭厲公卒。王巡虢守。（狩〔杜〕巡守于虢國）虢公爲

王宮于玤。（蒲項反杜號地）王與之酒泉。（杜周邑）鄭伯之享王也。王以后之鞶（步干反）鑑予之。（杜后王后也鞶帶而以鏡爲飾也今西方羌戎猶然古之遺服）虢公請器。王與之爵。（杜飲酒器）鄭伯由是始惡于王。（林鄭以王與虢厚與鄭薄為僖二十四年鄭執王使張本）冬。王歸自虢。（鄭伯功大於虢而賞薄周王不知酬功宜鄭叛也鄭伯定王若市賈之權利其不臣易明矣）

孔之達曰。管仲作內政曰。三萬人以行天下以誅無道以屏周室。則當其規模初立已早定一尊周名號矣。故即位六年宋背北杏之盟即請於周伐之。當時一有舉動必借名於周可知。乃子頽之亂惠王出奔

鄭伯和王室不克齊君臣豈不聞乎曾不知討賊納王致使功出於鄭虢所謂屏周室安在也按莊公二十年冬齊伐戎二十一年夏鄭虢同伐王城納惠王而殺頹是年齊無事可紀意一年皆在戎故不及勤王耶其後秦穆晉惠伐戎救周而齊又不至豈以秦晉近戎二國伐戎救周而周之戎難已解桓公更不必為勤王之舉耶

彭家屏曰禮男女不同椸枷不同巾櫛所以遠私褻之嫌也婦人服飾之物安可以賜人以后之鞶鑑予

鄭伯其失甚矣豈特賞薄名怨而已哉然鄭突受之而不辭則均過也

陳敬仲奔齊

春。陳人殺其大子御寇。陳公子完與顓孫奔齊。【杜】（皆御寇之黨）顓孫自齊來奔。齊侯使敬仲（即公子完）爲卿。辭（是）曰。羈旅之臣。幸若獲宥。及於寬政。（謂齊宥其罪而加以寬政也舊註非）赦其不閑於教訓。而免於罪戾。弛於負擔。【林】（謂去其負擔奔走之勞而得息肩於此）君之惠也。所獲多矣。敢辱高位。以速官謗。【林】（言速若官府之謗讟蓋當官不能共職則謗讟繁興）請、以、死、告。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古人之言）畏、我、友、朋。（朋友知此）【杜】（逸詩也翹翹遠貌○彭士望云如此佳詩孔子豈肯刪去史稱詩書竝闕書至今逸其半詩三百獨全何也多係漢儒纂補故國風爲不理之言即左引諸詩是一確據）使爲工正。【杜】（掌

（百工之官）飲桓公酒（杜齊桓賢之故就其家會）樂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君子曰酒以成禮不繼以淫義也以君成禮弗納於淫仁也初懿氏（杜陳大夫）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謂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有嬀（杜陳姓）之後將育于姜（杜齊姓）五世其昌並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杜大也林此皆所占之辭）陳厲公蔡出也（杜姊妹之子曰出）故蔡人殺五父（杜陳佗也事在桓六年）而立之生敬仲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遇觀䷓（杜坤下巽上觀）之否䷋（坤下乾上否觀六四爻變而為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杜此周易觀卦

附會後事邳燦然可觀左氏此等最多而此篇文字描摹落孫尤以見一班

（六四爻辭易之爲書六爻皆有變象又有互體聖人隨其義而論之）此其代陳有國乎（〔林〕此下乃周史釋爻辭之義）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光遠而自他有耀者也。坤。土也。巽。風也。乾。天也。風爲天於土上。山也。（〔林〕言其光尚遠而自他處遠地有光明者也坤爲土此觀下卦巽爲風此觀上卦乾爲天此觀六四變爲乾卦巽變爲乾乾上坤下故曰于土上此否卦正卦三四五爻爲艮變卦二三四爻亦爲艮故曰山也此互體）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於是乎居土上。（〔林〕艮爲山巽爲木故曰有山之材此以互體言之巽變爲乾故曰照之以天光此以變卦言山之材天之光皆居坤之上故曰居土上此以正卦變卦互體詳見之）故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林〕四爲諸侯變而之乾有國朝王之象）庭實旅百。奉之以玉帛。天地之美具焉

故曰利用賓于王。杜（艮為門庭乾為金玉坤為布帛諸侯朝王陳贄幣之象旅陳也百言物備）猶有觀焉。故曰其在後乎。杜（因觀文以傳占故曰猶有觀非在己之言故知在子孫）風行而著於土。故曰其在異國乎。林（行而著於土則不在本國明矣故曰在異國）若在異國。必姜姓也。姜。大嶽之後也。杜（姜姓之先為堯四岳）山嶽則配天。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林（山嶽之大則興雲降雨有配天之功此亦以艮乾變卦互體言）及陳之初亡也。杜（昭八年楚滅陳）陳桓子始大於齊。杜（桓子敬仲五世孫陳無宇）其後亡也。杜（哀十七年楚復滅陳）成子得政。杜（成子陳常也敬仲八世孫）

魏禧曰羇旅驟躋高位貴舊仄目必不相善故雖以

僑如之佞不免於數奔也此敬仲所為善安其身於齊臣亡臣託身大國如孤鳥依人多巽輭以苟容然久之而君輕以厭矣此敬仲所為善重其身於齊君君子處身涉世道當如是論者不必以後事便看出許多陰謀大用也○左氏卜筮於後事有纖悉奇中處後人謂之附會誠為可疑然近世命相卜數亦有纖悉奇中者則左氏所載未可盡以傅會抹煞也

彭家屏曰古之治天下者重占卜洪範稽疑必取決于龜從筮從周禮六龜九筮盖設專官掌之故易曰

成天下之亹亹莫善乎蓍龜所以藏往知來開物成務察天人之際識趨避之理戒謹恐懼以求當其情此先王之深心致治之要道也後世輕之不列於朝廷龜卜法既不傳蓍占亦具而不用甚至變占法爲火珠林小數爲市井小人攫利之資而先王以蓍龜輔治之意蕩然不可復見矣春秋之時去古未遠故左氏叙卦占每多奇中猶有先王之流風也夫亦何可槩指爲傳會而疑其有不然歟

士蔿謀殺羣公子

晉桓莊之族偪（杜桓叔莊伯之子孫強盛偪廹公室○彭士望云偪字自獻公疑出祖宗恆為此事恐後有效尤者耳即此便是天理）獻公患之士蔿曰去富子（毒計）（富者易於有為故去之然富為人所忌富者少而貧者多以多去少又易為力也）則羣公子可謀也已（彭云曲沃弒晉君三世至此毒發司馬云宋劉子孫互相屠戮亦如是）晉公曰爾試其事士蔿與羣公子謀譖富子而去之（杜以罪狀誣之同族惡其富強故士蔿得因而間之用其所親為譖則似信離其骨肉則黨弱羣公子終所以見滅）二十四年晉士蔿又與羣公子謀使殺游氏之二子（杜游氏二子亦桓莊之後○看他一步步進處狠手毒心允為元惡○二游必不富而有強力者去富子二游之力必多）士蔿告晉侯曰可

矣。不過二年君必無患。二十五年。晉士蔿使羣公子盡殺游氏之族。（著著是使羣公子哀哉）乃城聚而處之。（林聚晉邑城聚而處羣公子外示優寵○城聚時必以功賞不知有多少親愛恩典在）冬晉侯圍聚盡殺羣公子。（快哉直如殺猪屠狗耳○士蔿之策所謂賊刀古人殺盜平亂亦有如是者）二十六年春晉士蔿爲大司空。（一將功成萬骨枯司空何以爲心哉）夏士蔿城絳以深其宮。（又害民）

魏禧曰羣公子殺富子游氏卒自殲於聚可謂天道獻公殘毒禍幾亾國滅宗報稍輕矣若士蔿老賊逢君造此大惡宐身死嗣絕不足償罪而子孫賢明富

貴百年不衰何以爲天道解也人猶有憾余每於此歎息○士爲姚廣孝皆無故造大難世有無間地獄當萬刼不出

孔尚典曰人於至親稍有疑釁則讒即從而中之今有無故使我害其至戚者此其人必將圖我者也不嚴拒而痛絶之即當陰警而豫防矣

士蔿諫伐虢

虢人侵晉晉侯將伐虢士蔿曰不可虢公驕若驟得勝於我必棄其民無衆而後伐之欲禦我誰與夫禮樂慈愛戰所畜也（戰下一畜字妙）夫民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用也（老賊）（又講道學却說得妙仍與殺羣公子一个機械）虢弗畜也亟戰將饑

彭士望曰蔿能知此理爲此言而行極慘刻不仁非背馳也惟將禮樂慈愛皆看做作用權術以求濟其不仁之事耳古今自有此一派學問

足離屏曰有使字則其說本驪姬語也其

驪姬出羣公子

晉獻公娶於賈。（杜姬姓國○凌氏曰在平陽府西境）無子。烝於齊姜。（杜武公妾）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彭士望云凡烝生之子多不克終衛晉其證又曰獻三娶皆同姓）又娶二女於戎。大戎狐姬生重耳。（杜大戎唐叔子孫別在戎狄者）（林姬姓以狐為氏）小戎子生夷吾。（杜小戎允姓之戎）晉伐驪戎。（今西安府臨潼縣是）驪戎男女以驪姬。（杜姬姓男爵）歸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杜姓梁名五在閨闥之外者東關嬖五別在關塞者亦名五）使。言。於。公。曰。（從來內寵外嬖未有不相比而亂國者）曲沃。君之宗也。（杜曲沃桓叔所封先君宗廟所在）蒲（今山西隰州）與二屈。（今山西吉

言大中機宜有權制當決英主動心其長舌如此

二使字是兩番語先使是各言後使是合贊

州（[杜]平陽有北屈縣或云二當作北）君之疆也。（[林]晉疆場之邑）不可以無主。（說得鄭重）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場（亦）無主。則啓戎心。（解釋得有分別）戎之生心。民慢其政。國之患也。若使太子主曲沃。而重耳夷吾主蒲與屈。則可以威民而懼戎。（位置得有輕重）且旌君伐。（又贊一句妙）使俱曰。（[林]又使二人合辭而稱美其事〇後另作一番贊歎妙）狄之廣莫於晉爲都。晉之啓土。不亦宜乎。（[林]獻公未決故彼使稱說此美〇丘維屏曰杜註廣莫狄地之曠絕即謂蒲屈非也蒲屈皆晉邑何得言狄地凌氏以使俱曰即為使人皆曰最是蓋此語緊接旌君伐句俱曰者即人皆旌君作如此語也言若使三公子分主三邑則雖狄地之廣莫皆為晉都而晉為啓土矣故晉侯說之）晉侯說之。夏。使太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城。夷

吾居屈羣公子皆鄙。（杜皆在邊邑）唯二姬之子在絳。（只留幼者妙在無跡）二五卒與驪姬譖羣公子。而立奚齊。晉人謂之二五耦。（二耦相耦廣一尺共起一伐言二人共墾傷晉室若此○刺語淡雅）

穆文熙曰以驪姬之愛幸而其讒猶借二五爲之益言不由己則可從中贊之獻公自不得不從耳國語又有優施通於姬其人愈下其謀愈淡矣

魏禧曰二五之讒語語妙有理勢妙無形迹使讀者亦欲俯首聽之矣又不可執此疑人使廢却多少嘉謀也秦知鄭國之間而卒用其策最爲高見然羣公

子皆鄙惟二姬之子在絳便是昏主行徑不必到後面聽讒時矣

孔尚典曰凡讒說之行最為近理夫國家重地誠不可無親人守之且令生長深宮者出總外地習知軍政民情土俗此亦高宗舊勞於外之意也一旦國內有變羣公子猶得起靖其難或為他人所滅亦得據一城以圖興復若北宋宗室聚居京師金人破汴衆宗盡殲非高宗天幸在外宋其斬矣然則二五之讒謀孰非為國之至計哉獨是太子國本不容遠出而

竟無一人諫者可見晉廷無人矣

神降於莘

秋七月有神降於莘（杜 有神聲以接人莘虢地）惠王問諸内史過（内史官過名）曰是何故也對曰國之將興明神降之監其德也將亡神又降之觀其惡也故有得神以興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王曰若之何對曰以其物享焉其至之日亦其物也（注 享祭也若以甲乙日至祭先脾王用蒼服上青以此類祭之）王從之内史過往聞虢請命（注 求賜土田之命）反曰虢必亡矣虐而聽於神神居莘六月虢公使祝應宗區史嚚享焉（太祝名應宗人名區太史名嚚）神賜之土田史嚚曰虢其亡乎吾聞之國將興聽

於民。將亡。聽於神。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扭）唯德是與。虢多涼德。其何土之能得。

魏禧曰正論洒然申繻曰妖由人興史嚚曰神依人而行二語可謂要言不煩

邱維屏曰必待降觀知其德惡史巫之謬如此虐而聽神為必亡方是古史巫之遺

季友誅叔牙

初。公築臺臨黨氏。（【杜】魯大夫）見孟任。從之。閟。（【杜】孟任黨氏女閟不從公）而以夫人言許之。（句法）（【杜】許以爲夫人）割臂盟公。（【林】孟任割臂血以與莊公盟）生子般焉。雩。講於梁氏。女公子觀之。（【杜】雩祭天也講肄也梁氏魯大夫女公子子般妹）圉人犖（洛）自牆外與之戲。（【杜】圉人掌養馬者以慢言戲之）子般怒。使鞭之。公曰。不如殺之。是不可鞭。（世上未有一種不可鞭人）犖有力焉。能投蓋于稷門。（【杜】蓋覆也稷門魯南城門走而自投接其屋之桷反覆門上【林】言其有勇力之甚○丘維屏曰莊公何不自殺之尚冀其能制文姜乎）公疾。問後於叔牙。（子幼弟強立弟則非其情立子則有弒禍）（此一問最有主意）對曰。慶父材。（【杜】叔牙慶父皆莊公庶弟蓋欲進其同母兄）問於季

友對曰臣以死奉般（〔杜〕友莊公母弟故欲立般○是正理）公曰鄉者牙曰慶父材（七字極斟酌有○突心有大體）成季使以君命命僖叔（叔牙）待于鍼巫氏（〔杜〕魯大夫○離其巢穴○此中有多少作用曲折處可想而知）使鍼季酖之（〔杜〕酖鳥名其羽有毒以畫酒飲之則殺）曰飲此則有後於魯國（挾以必從）不然死且無後飲之歸及逵泉而卒立叔孫氏（〔杜〕逵泉魯地不以罪誅故得立後世其祿○季友於叔牙亦是周公於管蔡家法蔡仲可封霍不廢祀則叔孫可立然管叔何以絕國叔牙亂未形故也○涂尚犀曰知此則慶父不當立從明矣淫國母而弒二君論者以為推親親之恩欲同之叔牙則何以服叔牙也）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子般卽位次于黨氏（〔杜〕即喪位次舍也）冬十月己未共仲使圉人犖賊子般于黨氏

慶父（杜共仲）成季奔陳立閔公（杜莊公庶子於是年八歲）

呂祖謙曰慶父叔牙一體也季友誅叔牙而置慶父何耶一失此機及子般之禍奉頭鼠竄之不暇非所謂當斷不斷反受其亂者耶

魏祥曰公問後於叔牙試之也乃果以慶父對鄉者牙曰慶父材則兩人會意指實之語也故友遂誅牙公於友平日相與議叔牙者久矣故為之不疾而速

熊頤曰古今成大事定大變必有腹心密友陰相規畫而明任其責者如鍼季酖叔牙挾以必從固其才

力有大過人亦由季友平日腹心得力鍼季不洩季友之謀故季友得以不死此二人慎密果斷其作畧亦同

魏禧曰慶父覬立叔牙為之謀主故季友先誅之以為慶父雖存不足為患而不忍一日殺其二兄未可槩以先機當斷為言也後人徒以慶父再弒君及仲孫湫不去慶父魯難未已之語遂謂季友失刑不知此皆事後之見亦未設身處人兄弟骨肉間耳余嘗謂古今被斬草除根先發制人八字壞人無限心術

造幾許彌天之惡欲先發則始之以無端之疑纖微之隙輕殺人以造難端欲除根則終之以祖父之怨而殺其子孫以一人之怨而陷其同黨以絕後禍明犯人忌陰干鬼誅子孫世世受慘毒之報皆此八字為殃也不知麋鹿在山林命在庖廚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舟車飲食出入寢處之閒不經意之事我苟當死無一不可以殺身豈必仇人怨家乃足禍人哉是故義所不可則彼雖能先發能後報吾且至死而無悔此固未可為深忍之人道亦未足為迂闊之儒

道也○任安世曰叔牙承莊公之問但曰慶父材耳季友遽以此一語殺其兄不已甚乎賴韋曰管叔既叛而後周公致辟所謂大義滅親也鄭叔段逆節已著而莊公伐之君子猶譏其養成弟惡陷之於罪為滅兄弟之倫況叔牙未見逆謀而季友遽以一語殺之耶先生比於周公似為失倫是長小人殘忍刻薄之風而開兄弟之禍也曰季友與鄭莊事勢不同莊公可以漸制其弟季友則變出於倉卒也叔牙之謀雖止見於慶父材一語然由後慶父弒君推之則此

二人當有比周之惡季友始誅叔牙而不及慶父後誅慶父而不及其子三家儼然竝列可見季友立心多在仁厚決不以一語疑似遽殺其兄也○涂尚葎曰莊公止泛泛問後故叔牙以慶父材對若正名立般而以大義屬諸弟則季友可以執顧命叔牙不敢違公議矣是莊公之問自失於模稜而開人之貳心也季友欲立般則亦當以大義動其二兄告於諸大夫而力擁護之季友之賢國人信重已久其不從叔慶而從季友明矣觀閔公立而盟齊侯以請復季友

慶父再弑國人不順而再奔可見也是季友之舉失於親親之仁而亦失於定國之義也曰是亦一說也如此不失為社稷之臣然叔慶同母兄弟陰相圖謀則季友之勢孤必先殺季友而弑子般孔父仇牧之禍見矣故比肩事主或有不容竝立之勢當變者因人相機而用之可也吳正名曰慶父初弑子般不及季友後弑閔公又不及季友則以為立般而叔慶必先殺季友者亦未必然也曰或季友自衛周密慶父不得而殺然觀慶父先弑子般而奔齊再弑閔公而

奔莒意叔牙為人奸滑有謀慶父雖凶逆固一鹵莽粗疎之人此季友誅叔牙時可以容慶父耶是又不可得而攷矣

魏世傑曰叔牙欲立慶父慶父必知其謀觀其後事及仲孫湫語則慶父非良人明矣當誅叔牙時季友既不忍并殺而子般既立亦當慮其為亂何以初不能防護子般及閔公請復已一年又不能正慶父弒般之罪而使得再弒閔公乎疎縱之失季友不能辭其罪矣

孔之遠曰按左傳閔公哀姜之娣叔姜之子也慶父弑般而如齊必以立齊所出為名以求援於齊其後閔公立齊伯主援之於外哀姜國母主之於內季友即欲討慶父弑君之罪其勢不能觀季友復魯魯猶不敢擅令其歸必告於齊許之而後召則討賊之權季友不得而操也明矣至慶父弑閔公外失齊援於是不奔齊而奔莒季友乃得正其罪而討之然則慶父之再弑閔公也實由齊桓庇鄰國之賊貪立其所出夫季友能以一言之故誅叔牙而顧不能誅弑君

之慶父非定論矣

邱維屏曰立後自有定典公疾而何為問後是莊公知當日有慶父之逼季友對以必奉般亦素知有爭奪之釁故也而叔牙果有慶父材一語則爭奪之禍巳發矣此公羊所謂牙之弑械成也季友立酖叔牙手段最是斬截孰謂慶父材一語非大惡不可誅乎

○般既即位何不居朝廷而次于黨氏蓋孟任非聘般位未定此間便有成季危疑處在故般弑而成季亦奔也但魯未衰國人與成季同心故只得立閔公

耳

齊人救邢

狄人伐邢。（邢國今北直順德府治是〔林〕此狄入伐之始）管敬仲言於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管仲一生名義功業盡此二十四字）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杜〕小雅文王為西伯勞來諸侯之詩〔林〕畏簡冊之所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杜〕同恤所惡）請救邢以從簡書。齊人救邢。（仲言如響所以能伯）

魏禧曰數語簡嚴有三代典誥之氣

批禮曰秉禮之文末亦足存國況有實乎

齊人復季友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杜齊地）請復季友也齊侯許之使召諸陳公次于郎以待之（不特重其事亦用衆以防不虞）季子來歸嘉之也冬齊仲孫湫來省難（杜湫仲孫名齊大夫）書曰仲孫亦嘉之也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薛季昶曰二凶雖誅產祿猶在）公曰若之何而去之對曰難不已將自斃（許）君其待之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妙語假）周禮周禮所以本也臣聞之國將亡

亦此見也惜五王不知鑒此春秋時人多此見解淫母后弑君兄接踵不絕猶謂之秉周禮乎然借此以存魯為說甚好○或朝野風俗猶有周禮之遺然亦末矣孔子不以習儀許昭公可見也

乃知祖宗好風俗但能少留不致斷滅亦足以救亡也

親并曰周禮在魯一語天下絲不知久久而成定人不敢犯故魯亂已甚而湫猶曰猶秉周禮如曹操甚畏稱衛而不樂居篡

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君其（主意在此）務寧魯難而親之。親有禮。因重固。間攜貳。覆昏亂。霸王之器也。

吳澄曰此時慶父秉外權哀姜為內主惟恐季子之歸孰能奉幼君出會霸主盍必有魯之世臣如衛之石碏湫謀祕計告於霸主請復季友故桓公召閔公至齊地而與之盟以要其信而使魯復之既盟之後桓公使召諸陳而閔公次郎以待之若不敢背霸主之盟而使季友得以歸魯者季友以霸主之重則慶

士之名並名士于漢末亦甚重耳

父不敢去之矣春秋書之所以著魯臣之有謀也

士蔿知大子不立

晉侯作二軍（林周制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晉本大國自曲沃武公覆滅宗國傳王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遂從小國之制至獻公始作二軍）公將上軍大子申生將下軍趙夙御戎畢萬為右（杜為公御右也夙趙衰兄畢萬魏犨祖父）以滅耿滅霍滅魏（耿今蒲州河津縣霍平陽府霍州魏平陽府蒲州東南百二十里永樂城是）還為大子城曲沃賜趙夙耿賜畢萬魏以為大夫士蔿曰大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為之極又焉得立不如逃之無使罪至（立則為君不立則罪至古今此等事再無中立之勢此漢求海傳進易所以為仁且智也）為吳大伯不亦可乎（此是申生上策只以負位不能為此士蔿老賊却能）

（見及此理不獨知機而已）猶有令名。與其及也。（十句俱四字一句一意一字一轉何等靈勁道韻今人學四字句者但有板滯耳）且諺曰。心苟無瑕。何恤乎無家。天若祚大子。其無晉乎。卜偃（杜晉掌卜大夫）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啓之矣。天子曰兆民。（林十萬曰兆）諸侯曰萬民。今名之大。以從盈數。其必有衆。初畢萬筮仕於晉。遇屯䷂（杜震下坎上屯）之比。䷇（杜坤下坎上比屯初九變而為比）辛廖（杜晉大夫）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必蕃昌。（杜屯險難所以為堅固比親密所以得入）震爲土。（杜震變為坤）車從馬。（林震為車坤為馬震變為坤故車從馬）足居之。（林震為足動而遇坤安靜之象故居之）兄長之。（林震為長

（男兄也初又最長也）母覆之。衆歸之。（杜坤為母為衆）六體不易（杜初一爻變有此六義不可易也）合而能固安而能殺。公侯之卦也。（林比合屯固坤安震殺故曰公侯之卦屯之初九曰利建侯比之大象曰建萬國親諸侯亦公侯之卦）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林畢萬畢公高之子孫）

舟之僑奔晉

春虢公敗犬戎于渭汭。杜（犬戎西戎別在中國者渭水出隴西東河水之隈曲曰汭）

舟之僑（杜虢大夫）曰無德（見微）而祿。殃也。殃將至矣。遂奔（能斷）晉。

邱維屏曰勝戎而奔較勝楚而祈死者所見尤遠當虢之殃尚為無迹也

丘維屏曰稟命兩語盡使子將兵之辭雖[illegible]不當武[illegible]小未免由此不正故[illegible]當

晉獻公使大子帥師

晉侯使大子申生伐東山皐落氏（杜赤狄別種）里克（晉大夫）諫曰。大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杜冢大也）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帥師專行謀。誓軍旅。君與國政（正卿）之所圖也。非大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帥師不威。將焉用之。且臣聞皐落氏將戰。君其舍之。（杜恐大子軍敗以得罪故陳說利害以說公）獻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不對而退。見大子。

棄之而欲使子閔行之日以存傅以大任而已餘日則之不可使將實惟太子不可即諸子皆不可也若唐之高祖太宗方爭取天下者則使之尊命可也

大子曰。吾其廢乎。對曰。告之以臨民。（杜謂居曲沃。）教之以軍旅。（杜謂將下軍。）不共是懼。何故廢乎。且子懼不孝。無懼弗得立。脩己而不責人。則免於難。（王臣曰里克之對大子似是而非克既聞未知誰立之言當明告大子豫為成謀乃反其言曰何故廢乎狐突輩君意未顯而猶測之里克君言既彰而竟隱之亦何取此與子言孝之空言乎其後惠公殺里克不責以中立禍大子致亂晉國而責以弒奚齊卓子為克失誅矣）大子帥師。公衣之偏衣。（杜左右異色其半似公服）佩之金玦。（林玦如環而不連以金為之為偏衣之佩飾）狐突御戎。先友為右。梁餘子養御罕夷。（杜子養為罕夷御）先丹木為右。羊舌大夫為尉。先友曰。衣身之偏。握兵之要。（杜謂佩金玦將上軍）在此行也。（林兼是二美在此一行）子其勉

之偏躬無慝。〔林〕分身衣之半非惡意也兵要遠災〔杜〕威權在已可以遠害親以無災又何患焉。狐突歎曰。時事之徵也。衣身之章也。佩衷之旗也。〔林〕身之文章可以別貴賤中心之表旗可以明向背故敬其事則命以始。〔杜〕賞以春夏服其身則衣之純。〔杜〕必以純色為服用其衷則佩之度。〔杜〕衷中也佩玉者士君子常度今命以時卒。閟其事也。〔杜〕冬十二月閟盡之時衣之尨（莫江反）服。〔杜〕雜色遠其躬也。佩以金玦。棄其衷也。服以遠之。時以閟之。尨涼冬殺。金寒玦離。胡可恃也。雖欲勉之。狄可盡乎。梁餘子養曰。帥師者受命於廟。受脤（市彰反）於社。〔杜〕宜社之肉盛以脤器有常服矣。不獲而尨。命可知也。〔杜〕章

（尨服軍之常也）死而不孝（〔杜〕雖死而使父有殺子之名）不如逃之罕夷曰尨奇無常金玦不復雖復何爲君有心矣先丹木曰是服也狂夫阻之（〔杜〕疑也）曰盡敵而反敵可盡乎雖盡敵猶有內讒不如違之狐突欲行（〔杜〕去也）羊舌大夫曰不可違命不孝棄事不忠雖知其寒惡不可取（〔林〕雖知君心寒薄然而不孝不忠之惡名不可取）子其死之大子將戰狐突諫曰不可昔辛伯諗（審〔杜〕告也）周桓公云內寵竝后外寵二政嬖子配適大都耦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於難今亂本成矣立可必乎孝而安民（〔杜〕奉身爲孝不戰爲安民）子其圖之與其危身以速罪

也。（杜 有功益見害故言孰與危身以召罪）魏禧曰里克之執義於父子間可謂賢矣然其後聽優施之歌而中立何哉克前之兩盡天理也後之中立人欲也蓋前者克之身無利害惟見有獻公父子而已其心公公則明故能執義後則身入利害之中懼難而求免其心私私則昏故依違以苟全然中立免身而卒不免惠公之殺為人臣者惟有執義而已豈獨所欲有甚於生而已哉呂東萊以為守前術而應後勢猶未為確論也○嘗讀微子之書見亡國之

象讀伐皐落之傳見亂國之象二三大臣彼此歎息彼此疑猜悽涼悲惻真有讀之不任聲者○晉諸大夫只就衣玦上看出許多不祥之兆說得獻公事事有意其實此等亦未必果有意也總之廢太子之意人人知之故舉手輒疑耳觀申生讒死猶在四年之後則知此時獻公尚未有殺太子之心矣○余嘗謂欲太子以逃者是矣然受命以出棄命而逃豈臣子之義乎若戰之不捷而死於敵則申生但可謂之死事而獻公無殺子之名申生何爲其不當戰也爲申

生謀者必奉命而戰戰而捷使諸大夫致成功於君父而已逃之則庶乎其可也

魏世傚曰克為大子傅聞獻公未知誰立之言當執義以死爭何乃不對而退若視越人之關弓者乎且克知驪姬畏己而挺身以護大子則大子不死未可知也是故克之罪著於三旬不出而克之情已見於不對而退之時矣噫克不能死申生而荀息顧死奚齊卓子此所以成荀息之名也與

慶父弑閔公

初公傅奪卜齮田公不禁（杜 卜齮魯大夫公即位年八歲知愛其傅而遂成其意）秋八月辛丑共仲（即慶父）使卜齮賊公于武闈（杜 宮中小門謂之闈）成季以僖公適邾共仲奔莒乃入立之（林 國人不與故出奔莒季友乃以僖公入魯立之為君○或謂畏桓討也觀齊殺哀姜亦可見）以賂求共仲于莒（行賂有不可非者此類是也）莒人歸之及密（魯地）使公子魚（奚斯）請不許哭而往共仲曰奚斯之聲也乃縊（聽其自縊不顯戮之失刑矣立後甚矣）閔公哀姜之娣叔姜之子也故齊人立之共仲通於哀姜哀姜欲立之（有淫行者唐武氏且不顧其親于況姊妹之子乎）閔公之死也哀姜

與知之。故孫于邾（今兗州府鄒縣○林哀姜懼討故出奔邾）齊人（大是）取而殺之。于夷。（魯地）以其尸歸。僖公請（亦是）而葬之。（杜哀姜之罪已重而僖公請其喪還者外欲固齊以居厚內存母子不絕之義）

穆文熙曰哀姜通於慶父與謀弑君罪不容誅魯不能殺桓公取而殺之雄斷若此乃稱伯哉或謂婦人業已適人不宐殺謬矣

左傳經世鈔卷之三　終